

人名与名人

葛昆元

写下这个题目，是缘于韩哲一同志的一件逸事。

那是在1991年7月，我的朋友彭高成兄奉命去请韩哲一同志，为他们编写的《上海少数民族名人录》一书题写书名。为什么请韩老题写呢？因为韩老不仅是上海市的老领导，而且还是回族。韩老听了彭高成关于少数民族在上海城市发展史上所作出的贡献的介绍与题写书名的要求后，认真地说道：“我认为写史修志的人必须严格遵守一个准则就是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上海少数民族为上海的建立和发展作出的贡献必须载入史册，应该宣传，但我认为上海少数民族人数毕竟少，作用毕竟有限，还是强调各民族共同缔造上海、共同发展上海为好。”接着，他在同意题写书名之后，又十分感慨地说：“……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很不好的风气，随便给一些人冠以什么家、什么著名人士，实际上不少人名不副实，我建议能否将《上海少数民族名人录》改为《上海少数民族人名录》，这样更切合实际，更务实一点。”

“人”，“名”二字，前后排列不同，则意思完全不同。“人名”，不管叫什么，就是一个人的符号而已。而“名人”，就不同了，据词典解释，那就是“著名的人物”了。比如，文化名人、政界名人等。我认为，韩老之所以如此改书名，并不是否定收入这本书中的名人，而是对书中所收的500多人，都冠以“名人”的称号持保留态度。更重要的是，表示了他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随便给一些人冠以什么家、什么著名人士”的“很不好的风气”的厌恶。因此他修改书名的目的，主要是对这种“很不好的风气”的一种抨击。

令人遗憾的是，20年来，韩老抨击的这种“很不好的风气”却愈演愈烈，已经从他给一些人冠以什么家、什么著名人士”的头衔，发展到随便冠以“什么大师”，以至于“大师”满天飞。毋庸讳言，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我们需要大师，也确实产生了不少真正的大师。他们是国之瑰宝，是民族英雄，理应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护。邰达夫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一个有英雄而不知尊重英雄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但是，我们不需要那些有“大师”之名，却无“大师”之实的所谓“大师”。

人何以喜欢做“名人”和“大师”呢？对此，鲁迅先生曾说过：“人大抵愿意有名，活的时候做自传，死了想有人分让文，做行实，甚而至于还‘宣付国史馆立传’。”如今已大不相同了。做了“名人”之后，先是可以赚钱发大财，可以开名车、住豪宅；继之，跻身富豪之列，花钱捐个“委员”什么，然后才是花钱雇“枪手”做“自传”，将丑的地方“随时消掉，不留痕迹，剩下的单是美点”（鲁迅语），如曾经捐款赈灾之类。这就提醒人们，读那些所谓“名人”、“大师”们的“自传”、“回忆录”时，一定要谨防上当，或者干脆不读为好。

当下荧屏小品中常有操着吴语口音的普通话，举止娘娘腔的男人形象出现，北方观众将这类舞台形象冠之以“上海小男人”。笔者是土生土长的上海男人，又曾在北方生活了二十多年，用自身体验对这一由舞台形象产生的误导，作一理性的廓清。

笔者曾在皖北一个县城的机关大院生活了好多年，那个大院几十户人家就我一个上海女婿，自定为上海男人的“参照物”，以左邻右舍中的男性同胞为“对比物”。“参照物”和“对比物”均为机关或企业的干部，处于同一阶层，受教育程度和文化背景相近，比对参照的前提条件成立。比较的结果出现了差异，差异非“大”与“小”之分，而是行为方式。举两例佐证——

一例。“对比物”中的男人们虽做家务，但仅局限于买煤买粮担水这类体力活（当年没有自来水），锅灶基本不碰，更不会洗衣服。所以，当“参照物”的我入住那个大院后，在井台上挽袖卷裤腿衣时（当年洗衣用棒槌砸），迎来的足邻居们新奇的目光。更让大院男人们惊讶的是，我每天早晨手提痰盂罐（尿罐）往公厕跑倒尿。我原以为这些生活小事在上海是再平常不过的了，没料想在当地却是惊世骇俗，竟然开了男爷倒尿罐的风气之先。

某日早上，住前排屋的老王指使小儿子去倒尿罐，儿子拒绝：“你为什么不倒？”

“我是大男人倒尿罐不难堪？”老王还挺有理。

“那姚叔叔为什么能倒？”儿子反驳。老王语塞。后来在蹲厕时，我发现老王也提着尿罐上茅房了。

二例。有一年春节前夕，紧邻的夫妻俩登门求助。一听原委，原来是丈夫工作调动成功，想办席酬谢，苦于不善烹饪，上饭馆请客吧，小县城没有春节歇业。我见过邻居家的餐桌，那水准就是生的烧成熟的，设宴办席着实难为他家了。我爽快应承，当即开出菜肴食材和佐料清单，让他家采办。大年初二下午，我系上围裙进了邻家厨房。到晚间，一桌八冷盘、四热炒、四

大菜，外加两道点心的菜肴依次上桌，色、香、味、形颇有些专业风范，客人们大加赞赏。邻家夫妇更是钦佩不已，不断问我从哪儿学来的手艺？

我玩了点俏皮：“我好吃，好吃之人都会做菜。”其实，心里明白，自己做的都是家常菜，就是花样多些，菜式精致些罢了。

如果按“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老眼光评判我的做法，我当划入“小男人”之列，但我当年在那个大院的声誉却是很“爷们”，大婶大嫂们在我的妻子面前把我夸得十分了得：“瞧你家小姚，粗的细的，文的武的，样样拿得出手，不像咱家那口子，除了出把力气，任啥细巧活不会做。”

辩到这儿，是否可以以下这样一个结论：生活中的上海男人与北方男人没有“大”与“小”之别，却有些“粗”与“细”之差。差别就在于上海男人比北方男人更会生活，上海男人从骨子里透出精致细腻的特质是其他地域男人所欠缺的。窃以为，男人当忌“粗”而不惧“小”，生活才能有滋味，人生也会更丰富。

人有好坏之分，角色有正反之异。孩提时代不明世事，总以为银幕上演坏蛋的那些演员，生活中肯定也不是好人；那些专演主教、神甫、特务这类帝国主义走狗角色的人，生活中肯定同样阴险毒辣，令人可憎。于飞在我幼时的心目中就是这样的坏人。

上世纪80年代初，我认识了于飞，并经常和他有了“零距离接触”，这个心底里埋藏已久的“冤假错案”被击得“灰飞烟灭”——演坏蛋的竟是大好人。眼前的于飞，如果你未曾相识，你会认定他是正儿八经的“老外”：宽宽的额头，深陷的眼窝，高高的鼻梁，白皙的皮肤，鬈鬈的头发，一脸“西相”，不用一丁点修饰打扮，往南京路上一走，迎接他的肯定是“哈罗”。让我深感意外的是，老于浑身上下没有一丝“老外”的“傲气”和“骄气”，更没有名人明星的架子。他和蔼可亲，彬彬有礼，说话轻声细语，举止温文尔雅，与你交谈时脸上堆满笑容，眼中流泻善意。他不善表达，他喜欢点头，高兴时，哈哈大笑，那腔势有点外国人的爽朗和坦诚。其实，老于长得很帅，一身正气，凭他的形象和气质，完全可以饰演正面人物；可那年头，以美帝为首的西方国家是我们的敌人，在“东风吹，战鼓擂”、“东风压倒西风”的口号声中，银幕上的老外，清一色“坏料”，长相“西式”的演员充其量只能演“红眉毛绿眼睛”的外国反动派。而且，在“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的年代，正宗老外实属“稀缺资源”，即便有也担心政治倾向而不敢贸然让他走上中国银幕。既然真货难觅，“假洋鬼子”就得挑起大梁，成了演外国坏蛋的专业户，像老于这样形同貌合、既懂表演又具有丰富语言功力的老演员当然“责无旁贷”。甚至有的编导为了让老于为影片添彩，特地为他“量

过是，我生命之河边，一株连一株，渐渐后移的，近树，远树。因为别离，或一种重逢，让我绿白了双眼。

你（外两篇）

魏鸣放

你，是一天，你，是一个白天，你将我从湖水边捞起。还有，你唇边那一段羊脂白玉。那也是，你白玉一般的肌体，洁白晶莹，丽质天生。从此，那个水底的沉梦，被我带到了岸上。你在水瓶中，跟着列车东行了千里，停落在我家的玻璃水缸。从此，子夜的梦中，有一个人的梦，与你的梦相连。

螺

东湖螺，青黑螺。

只因为，来自东湖边上，成了家中的上宾。东湖浩渺，只比大海小了一点。餐桌很小，水瓶中饱满了一片远大的湖。玻璃水缸，大螺与小螺们，一颗颗立在壁上，一只只左右蠕动，上行，下移，安静里有一种轰隆声响。

大螺无语，驮着，牵着，无数的小螺。一点点，一粒粒，像是当年的小儿，一岁，两岁，三岁，从小到大，历史重现，一步步向你走来，迎来。

去年的一次篮球比赛，不幸将我的腿部肌肉拉伤，整个腿部肿胀如馍，疼痛难忍。面对如此症状，自然进入了惯例治疗程序。也许是治疗中配合欠佳的缘故，说起来这并非算复杂的伤病，半年有余，疼痛仍时有发生。思来想去，我决定用倒走健身来治愈顽疾。

倒走可让腰肌保持节律的收紧和松弛，改善腰部血液循环，达到治疗腰痛之功效；可以增加膝关节的承受力，锻炼腿部的肌肉和韧带，在增强平衡能力的同时，还能加强腰肌的锻炼，提高身体灵活性及协调力。

每天我都来到附近小学的操

身体体”设计了洋人角色。于是，在《斩断魔爪》《羊城暗哨》《斗鲨》《黑狮行动》《蓝色档案》等许多影片中，老于轮番以外国主教、神甫、特务的面目出现，用神情毕肖、栩栩如生的演技刻画了一系列“人各有貌”的坏蛋，成了饮誉影坛的“最坏的坏人之一”。

银幕上的坏蛋，生活中的好人，这就是我敬重的于飞。上世纪80年代末，我有幸和老于一起搬到了上影公寓，见面的机会更多了。在我的印象中，这位慈眉善目的老头很“克勒”，总是西装笔挺，皮鞋亮亮的，头上经常戴着一顶制作考究的鸭舌帽，打扮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他身板硬朗，步履轻盈，挺神气挺有风度。与同事邻里相处，他真诚、和善，无论在何处，他一见熟人，喜欢躬身欠腰、抱拳拱手，热情地与你打招呼，挂在他嘴边的常常是浓浓的“谢谢”。

老于是充满热情和激情的人，拍电影是他的主业，唱京戏、演话剧、说相声则是他的终身爱好，而且水平特专业。退休后，银幕上的活儿少了，他和于振寰先生相伴说相声，他脾气好，心胸宽，不卖老，不摆谱，也不讲价，更不提特殊的要求，邀请他的单位自然就多啦。60多岁了，三天两头受邀去各地转悠。再累他也是乐乐呵呵，自己快乐，还想着法子让别人快乐。老于有着深厚的语言功底，普通话、上海话都说得十分道地，而且一口流利的英语还真能“以假乱真”。别看他在舞台上口若悬河，张嘴就来词，可生活中他却有点木讷，不善言辞，那种谦恭和朴实无声地提示你，他着实是个大好人。

老于13年前就离我们远去了，但银幕上曾经的“洋人专业户”没有被注销，因为，他塑造的那些角色依然活在观众心中、依然在电影画廊里熠熠生辉。

吴伟忠

凉帽、墨镜、防晒霜

（电视剧）

昨日谜面：三鞠躬，礼毕（三字商业用语二）

谜底：一折起、二折起（注：折，折腰）

我的学习习惯，很大部分是年轻时在一家工厂供职时养成的。我至今难忘，这么几百号工人的厂里竟有那么

以后成了很有技术的老师傅。那阳厂里造1700掘进机，厂小，机器大，上面来了好多煤矿机械研究所的工程师，当时设计出的东西不能加工，就靠这些技工师傅的工艺革新拿下了活儿。那些工程师在与他们的合作中很谦虚地拜这些技工为师。

听我的朋友说，时下都市出生的年轻人干技工活儿的很少，好些机械

场，围绕跑道倒走，早上10圈，晚上10圈，雷打不动。刚走两圈，就已经冒汗了，10圈下来大概3600多步，倒走所用的热量是正常步走的3倍。

刚练习倒步走的时候，我采取

“倒行逆施”健身法

冯硕

双手叉腰式，双手分按腰部两侧，拇指在后四指在前或拇指在前四指在后倒走。先用右（或左）脚向后退，脚尖先着地，脚跟后着地，重心要放在前面，脚尖不断刺激着脚上的经络，变换着关节的角度，增加韧带强度，

厂的技术大多来自异乡，有念过书的，有自学的，凭着他们的苦干与勤学，后来都成了厂里的生力军。真的，这几年我家有些电器旧了要维修，满身是汗的外来农民工连口茶都顾不上喝，三五下除二，一下就搞定了。他们都是年轻的农民，从乡下到都市里来打工，经过培训与实践，活儿干得非常麻利，加上勤奋，都当上某个技术部门的主管了。这使我想起前几年读过的一本书

预言，不要小看这些农民工，他们的吃苦、勤奋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强劲动力。

活动了平时少动的肌肉群。此方法容易掌握身体重心，保持平衡，比较安全，不足之处是上肢运动量小，速度慢。熟练掌握此方法后，我采取肩部摆臂甩手式，一边耸动双肩，一边抖动双手，使全身得到运动，提高协调和平衡能力。最后我又采取难度最高的曲肘握拳式，倒走过程中可减少行进中的阻力，加快速度。练习了大半年，我还能进行倒跑、倒扭、倒转和倒跳，此为“倒行四项全能”，达到了全面健身的目的。

倒走时，尽量选择空旷的场地，没有遮挡物。要由远到近，由慢到快，由易到难。

七夕会

运动休闲



应法中文化交流中心的邀请，不久前我赴法国参加了第十一届巴黎中国文化艺术交流展。原以为中国的水墨山水画在巴黎参加书画交流展会受到冷落，可出乎意料，两国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济一堂，相互交流，场面非常热闹。在笔会上，我用四尺宣纸画了一幅“幽兰图”。几笔长长的墨线，轻重缓疾地运笔，就将正反侧侧高底偃仰的兰叶画在了纸上，中间还穿插了几朵淡淡的兰花，似在风雨中吐露清香。一幅水墨蕴涵、姿态生动的画作，令法国朋友惊喜异常，随之报以热烈的掌声，并被戴高乐中文图书馆收藏了起来。

在巴黎的展览结束后，我们便前往瑞士著名风景区琉森湖观光。巴士穿越荷兰卢森堡时，沿途看到的是空旷的原野，很少有城镇村庄。可是一到瑞士，便渐渐地看到了山，大巴在悬崖峭壁上盘旋，窗外的美景扑面而来。进入琉森湖景区，又是一番景色，湖面平静如镜，一对对白天鹅在嬉戏游弋，岸上游人如织，很像中国的西湖。举目眺望，四周青山环绕，树木掩映，塔尖高耸。弯弯曲曲的木板长廊连接劳思

河的两岸，一幢幢西式楼宇的倒影在水中，分外迷人。傍晚入住郊外宾馆，此时已是晚上8时许，天色却还很明亮。披着夕阳的余晖，一幅幅美景如诗如画，我抓紧时间写生，直到夜幕悄悄降临。

翌日上午，同伴们上铁力士山看冰川去了，我只身来到山下的小农庄写生。一幢幢精致的小院被果树环抱，家家围着木栅栏，散落在山坡上，十几匹棕红色的马在湖畔绿茵茵的牧场吃草。铁力士山顶被裹在浓浓的云雾中，俨然是山庄的巨大背景。

如何表现这一典型的西欧田园风光？这让画了几十年山水的我犯了难：如果采用焦点透视来画，画面可能缺乏层次没有深度而显得单调。不如将中国画的散点透视与西洋画的焦点透视嫁接起来，在构图上虚虚实实，将建筑物、道路和树木进行大胆的剪裁取舍。这样画可能会不东不西，但却可能产生新奇的视觉效果。心中有了数了，我就大胆落笔，充分发挥毛笔的特性优良，将山坡、草地、房子和树木用新的画法表现，使整体气势平和协调。半天的时间，我画了不少稿子，同行看了觉得既保持了笔墨的特性又有异域风韵，十分称赞。

绘画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取长补短和扬长避短是我们应抱的态度。在琉森湖写生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它带给我的感悟却是长久而又珍贵的。

萧自景

萧自景

萧自景

萧自景

萧自景

萧自景

萧自景

萧自景

萧自景

萧自景

萧自景

萧自景

萧自景

萧自景

萧自景

萧自景